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雙血衣

士責行端品正，師忌敗德輕言。心動機先優禍冤，未死聲名早玷。寧遠府越縣有一駱心田，讀書聰明，身材俊秀，數列前茅。家不甚豐，舌耕為業，為人口能舌利，好談閨閫。光緒二年，在太平場外南華宮設館，有蒙童幾個，坐學十餘。西側有一倪澤山，貿易出身，積得千多串錢，佃南華會房屋，在做鴉片煙生意。娶妻彭氏，容貌秀美，為人賢淑勤儉，敬順丈夫，但好打扮，平日間都要搽胭脂抹粉的收拾。生子春林，年方八歲，亦在館中讀書。那房一正一橫，無有牆垣，彭氏常在階前紡花，心田放學出外便見，看他人材既好，打扮又妙，未免愛慕思淫，遂常出外偷看，想去苟合，奈是老師身份。又見一少年，每逢澤山出外，便來與彭氏言談，說說笑笑，似有心而未到手者。心田妒心忽起，想：「我久有此心還未動手，你是何人，敢來占我之先？」意甚惡之。一日，看婦而歸，行至廂房邊，見四下無人，春林出外，即問曰：「你家常來那個少年是誰？」春林曰：「是孫表叔，在街上開，他哥哥之子亦在館內讀書。」心田曰：「就是孫桂元的叔叔哦？他來你家做啥？」春林曰：「來陪媽擺龍門陣嘛。」心田曰：「莫非你媽與他麻打伙嗎？」春林曰：「啥子叫做麻打伙咧？」心田曰：「你走哦。」春林想道：「走就叫做麻打伙，這言子斬得有趣。」用心記倒。

一夜，春林讀書，澤山見子聲音高朗，字句清明，心甚歡喜，想道：「今年幸遇駱老師會教書，若多從幾年，還怕讀得出來。」遂吩咐妻曰：「若有好酒菜可送些與老師，他好用心教我春林。」彭氏應諾，即去睡了。春林讀了一陣，曰：「爹爹，我讀熟了。」澤山曰：「再讀幾（遍），到明早一氣背完，那才乖哦。」又讀一陣，春林想睡，說道：「爹呀，莫讀了，我要麻打伙了。」澤山曰：「甚麼麻打伙？」春林曰：「要走了咧。」澤山曰：「走就是走，甚麼又叫麻打伙？那個教你講的？」春林曰：「是老師講的。」澤山追問，春林將駱所問之言一一告知，澤山大怒，罵春林去睡，心想：「我這婦人才不是好貨！做些醜事剪我眉毛，又被先生看出，叫我如何出外見人？不如把他殺了，出口惡氣！」又想：「捉奸要雙，無有實跡，如何殺得？」遂定了一計。次日，把煙收拾一挑，又提四碗在外，囑妻曰：「聞府裡煙漲，我拿四碗去看行市，如果漲了寫信回家，你喊腳夫送來。」彭氏曰：「信又幾時送回？」澤山曰：「至快也要五六日。」遂提煙上街去評。他表弟問：「那裡賣的？」澤山告以拿到府中去看行市。又問：「幾時回家？」答要半月，評畢而去。

他老表名叫孫子良，為人輕浮，不務正業，專愛嫖賭，父兄屢戒不所。因見彭氏美貌，有心偷香，時常借故來家與彭氏言談。彭氏口雖愛說，心卻不苟，念是至親，與他談敘家事，奉菸倒茶。子良疑表嫂有心，礙著表兄尚未下手，今聽進府，正中其機。彭氏因夫遠出，夜間害怕，喊對門王三嫂作伴。這王三嫂脾氣乖張，懶而好睡，常罵公婆，相欺妯娌，與彭氏交厚，聞呼即至。是夜，上床腹中微痛，告彭氏出外解臭，彭氏不覺睡去。

卻說孫子良候至二更，收拾得蘇蘇氣氣來到倪家，從戶側翻進去，過了毛廁，方轉屋角，一溜跌地，起看地下黑區區一堆，細看好似婦人，心想：「表嫂未必在此等我？」摸著金蓮大喜，搖又不動，摸至胸膛，衣是濕的，用力一拉，才知死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抽身就走。方要攏街，見一人提燈而來，卻是倪老表。澤山問曰：「表弟，你到那裡？」子良曰：「我到我到前面收賬。」又問：「你身上是甚麼？」答：「我我我跌尿缸邊，把衣打髒。」慌忙而去。澤山心想：「我假言出門，原要捉奸，誰知被他走脫了，他身血從何來？」忙忙歸家，見門半掩，喊妻不應，房門亦開，心愈疑惑，大聲罵曰：「這還了得！夜不關門，等候那個？」彭氏驚醒，見是丈夫，說道：「怎麼你又回來了？」澤山曰：「你約了誰人，此時門都不關？」彭氏曰：「我等王三嫂，他解臭去了。」問：「他來做啥？」妻曰：「你說進府，我一人害怕，喊他相伴。」問：「他解臭許久，尚不進來嗎？」彭氏喊了幾聲不應，提燈出外來看，見殺死在屋角地下，大驚喊曰：「完了！完了！那個把他殺了？」澤山出看，便曰：「此必是孫子良殺的，先前見他滿身是血。」彭氏曰：「既是他殺，被你看破，今夜不去捉獲，倘若逃走，如何下台？」澤山思之有理，想妻聲口又像未曾通姦，即去投鳴近鄰保約來家看明，請保約派人去捉兇手。眾人一齊動身，澤山曰：「待我截住後門，莫被走了。」保約至孫家便喊子良，他妻答應：「未有在家。」眾人曰：「先前看見回家，怎不出來？我們就要打進！」那知子良果然駭逃，方開後門，被澤山拉住，轉到街上，保約將他鎖了。次早報案，把人交官。

此地離縣不遠，官即下廠勘驗，係脅下一刀廢命。叫保約來問，保約稟澤山見子良衣血情由。官問倪澤山曰：「他與你是親戚，怎到你家殺人？」澤山曰：「他欲奸我妻，恨王三嫂擋住，故將他殺死。」官曰：「你既知他有奸，就該防備，何致釀出命案？」澤山曰：「民假言遠出，原要捉奸，誰知被他走了。」官曰：「他即走了，怎知有奸？」澤山因言駱老師看見時常來家，對於說「麻打伙」的情由，且曰：「奸之成與未成，尚未查實。」官點頭，命澤山將屍收殮，打了封皮，即帶澤山回縣。坐堂，叫孫子良問曰：「你這狗奴！為甚行姦殺人？今在本縣台前，還不實訴嗎？」子良口稱冤枉，說他收賬溜跌是實。官曰：「可將血衣呈來。」孫曰：「衣已洗了。」官大怒曰：「分明是你殺的，還要強辯！」命左右：「與爺重責一百！」子良還是稱冤，官命用美人椿把子良上起。子良此時萬無奈何，只得喊曰：「大老爺鬆刑！小人願招。」官喊放下，子良哭訴道：

這一個美人椿刑法實狠，弄得我週身上汗似水淋。

指頭上捆麻繩筋骨斷損，死不死活不活眼爆頭昏。

這都是好淫人遭的報應，才動手就犯蹺怪得誰人？

「還不招嗎？」

呀，小人願招！

平常時見表嫂貌美容嫩，又兼之會打扮實在愛人。

我一見那猿馬拴之不穩，常托故到他家去通慇懃。

我表嫂人謙和菸茶相敬，我只道他於我也有此心。

見表兄出遠門喜之不盡，到那夜二更後前去通情。

至屋側從茨牆躍身而進，轉戶角足一溜跌下埃塵。

起來看似個婦人睡定，用手摸才知道命已歸陰。

駭忙了急跳出回頭就奔，遇表兄起疑心捉我進城。

這便是小人的直言無隱，也不知他家中殺死何人？

「諒必是狗奴與彭氏通姦，被那婦人看見，你想殺人滅口，還要強辯怎的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民雖然起淫心未上淫陣，此片心對得過天地鬼神。

王三嫂是下人知也無損，焉能夠犯法律把他命傾？

「既未成奸，諒必見那婦人疑是彭氏，逼奸不從，又恐他喊，故將他殺死。還不招嗎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並不是去逼奸將他廢命，他先前已被人殺喪幽冥。

這是我點兒低正行霉運，撞在他羅網內懇祈原情。

「狗奴！實在嘴烈，左右拿抬盒來，與爺裝起！」

這一陣受抬盒如要過命，好一似閻王殿走了一巡。
再不招這性命定然有損，到不如且招了侵來調停。
大老爺把刑法快快鬆陣，王三嫂本是我殺喪殘生。

招畢畫押，命呈血衣、凶刀，子良說在家中，即時丟卡，叫差去取衣、刀。

那知子良父母聽兒已招供，恐有血衣把案落了無有生路，遂一家皆躲。差來並無一人，回縣稟官，官將子良提出，又苔一千，復收進卡。可憐子良又無親人與他團圓，受盡私刑，板瘡又痛，萬莫奈何。方過五日，又打二百，以致不能站坐，只有一線之氣。三次比案，用門板抬至堂上，子良告哀曰：「小人打不得了！爹媽不獻血衣，望青天施恩，押小人回家去取，爹媽見民受苦，自然要獻出來。」官曰：「狗奴！希圖回家買法逃走麼？」子良曰：「小人將已就死，獨自歸家也難逃走，況有差人押著。」官即命差押去。抬到家中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嫂相向而哭，子良見此情景，放聲大哭道：

見爹媽不由兒肝腸痛斷，見妻子與哥嫂心如箭穿。
都只為倪表兄家出命案，兒不該貪淫欲鑽入綽圈。
又不知是何人狼心狗膽，殺死人惹得兒血染衣衫。
倪表兄起疑心捉兒送縣，受不起苦毒刑才畫供單。
無衣刀就與兒一千小板，打得兒兩腿上皮破血鮮。
丟卡中無親人把錢講斷，將你兒放毛廁臭得難堪。
廁尿的對著兒一身灑滿，唾口水捉蟲子放兒身邊。
到晚來那臭蟲成了線線，足上鏢手加肘任他飽餐。
板瘡上那蟲子盡都滿，又在癢又在痛好似油煎。
一晚上到天明鼓起雙眼，白日裡受遭路刻不能安。
瘡結疤法堂上又喊比案，雖然是二百板勝過二千。
弄得兒難行坐又難立站，無錢使無人問怎把命延？
比三案兒求官大施恩典，才命差押著兒轉回家園。

呀，爹媽呀！

如不信你將兒兩腿細看，血糊塗肉青腫膿水不乾。

呀，爹媽呀！

難道說兒受苦都不憐念，為甚麼藏衣刀不獻與官？

「只說有了血衣把案定了，莫得生路，那知我兒這般受苦？」

呀，爹呀，媽呀！

有血衣無非是把兒頭砍，無血衣受比案好不作難。

受斬刑只一刀即時了念，受比案隔幾日要入九泉。

與其在受苦刑時死時轉，到不如早些死也得安然。

「有衣無刀拿啥去獻？」

無凶刀打主意也要呈獻，殺豬刀洗手刀可救眉燃。

「呀，兒呀！你莫哭了，爹媽知道即去辦來。」

呀，爹媽呀！

要看兒今日裡多看兩眼，恕你兒不能夠送老歸山。

呀！妻呀！

你若是要看夫就此快看，從今後鴛鴦鳥定要打單。

呀，哥嫂呀！

倘若丁封到法場取斬，望哥哥收屍首莫使狗銜。

念小弟是凶魂難回家院，逢年節在門外多化紙錢。

訴不盡別離情活長日短，要相會除非是夢裡團圓。

哭畢，其妻把血衣拿出，他父尋刀，下午同子良進縣交官，把卡和了，方才回家。

卻說子良之妻伍氏亦大家女，為人賢淑，見夫遭冤，終日啼哭，求神許願，問卜抽籤，都說是惡孽所致，要災滿才有生機。伍氏進縣把讞言告夫，子良心想：「我遭此冤原為好淫所致，倘不偷情，那有此禍？」又想：「彌天之罪，一悔可消，我從此痛悔，或生或死，撞我造化。」遂對天盟誓，戒淫端品，「若得伸冤出卡，願將身作勸，以贖前行。」

再說此官原是對年缺，此時期滿卸任。新官姓林，乃是實授，愛民有才。子良遞呈訴冤，官因移交事忙未及審訊。至三月初六，乃子良生日，他妻伍氏辦些香燭，帶起姪兒桂元，各廟燒香，懇求菩薩佑夫脫難。來至南華宮把紙燒了，尚未磕頭，忽龕內天花板上擠擠撞撞的響，著了一驚。把神敬了，桂元膽大，從柱頭扒上去看，見一耗子在跑，遂扒進去，見一件衣裳，拿下一看，本是駱老師的，因曰：「前日失了此衣，癩這個癩那個，還在此處。」伍氏曰：「你知是他的？」桂元曰：「此衣我認得，縫的黑布紐子，不信你問他們。」此時眾蒙童都在正殿裡耍，俱說是老師的。伍氏見衣上盡是血跡，被耗子咬了兩個眼。——那知耗子在上吃血，錢紙一燒，火氣衝上，衝得耗子亂跑，因此在響。伍氏把衣拿著，叫眾徒莫告先生，回家告知公婆。公曰：「此人必是先生殺的！看他情形定是心於彭氏，前去姦淫，撞著王三嫂一喊，因此殺死。若不是他，如何對春林說『麻打伙』那話？」眾人都說是他無疑，即進縣做呈報，遞以血衣為憑。

官看畢，調前卷來看，把血衣一比，裡外翻看，又看凶刀，說曰：「這人是此人殺的，前案冤矣。」左右曰：「老爺何以知之？」官曰：「前案血衣血未浸透，面上起，定是染的；刀無形跡，便知是假。此衣之血內外浸透，定是真的，以此知是他殺。」左右拜服。官即命差將駱心田拿來，官曰：「你這狗奴！為甚教書人都不守禮法，膽敢犯淫，殺斃人命？如今敗露，還不招嗎？」心田曰：「童生教書素講品德，曾在何處犯淫殺人？老父台切勿平空冤枉！」官曰：「狗奴去奸倪澤山之妻彭氏，反將王三嫂殺斃，又有血衣為憑，還不認嗎？」心田曰：「童生之衣前日失去，滿堂盡知，或者別人偷衣前去殺人也未可知，望老父台詳情。」官曰：「此話誰誰？衣是你的，況又對徒弟說『麻打伙』那樣穢語，怎能辯脫？」心田曰：「那是童生見他醜態，無心說出，童生知錯；至殺人之事，實不知情！」官思曰：「不有淫行，焉講邪話？」命左右打戒方二百，心田還是不認，官命用夾棍夾起，心田實在難過，哭泣訴道：

這一陣受夾棍實在老火，夾得我眼流水直往肚落。
那汗水往下流淌滴噪，週身上似火燒勝於刀割。
真真是黑天冤飛來大禍，滿身上生有口辯之不聽。
老父台又何必苦冤我，我也是讀書人滿腹才學。
膽子小氣力單斯文妥妥，夜晚些怎出門把人殺卻？
「士而無行，無惡不作，左右與爺催刑！」

再催刑這性命定然難躲，弄得我死不死活又不活。五臟內起青煙只是冒火，頭欲裂眼欲爆氣也要落。老父台呀！

前十名我也曾數回考過，一心想登金榜及第聯科。焉能夠壞品行自造罪過，平白地把功名一筆除削？況他是東家娘其子從我，又豈肯作禽善去貪淫欲？「還要嘴烈，左右趕緊催刑！」

又催刑比前番更加難過，夾得我這一陣屎尿齊痢。霎時間氣不來已曾結果，轉眼間不知道怎麼又活。我心想招了供聲名就墮，若不招定然要命見閻羅。讀書人喪聲名實在不可，就死了也被人指我背殼。任隨你把童生一身夾破，冤枉事硬不招其奈我何。「狗奴實在不招，左右與爺把刑鬆了。」過時許，復夾復催。

是這樣苦毒刑實在刻苛，生而死死又生怎麼煞攔！我先前不招供真真有錯，就上天與入地也難逃脫。倒不如受冤屈把供招過，自然有菩薩知觀音彌陀。這都是起淫心輕言招過，挨手掌受夾棍怪不得誰何。「快些招來！」

老父台善詳察猶如見過，殺人事盡是真半點不訛。「凶刀放在何處？」

那一夜執凶刀慌忙逃躲，見石眼丟進去忘記那坨。「到底你與彭氏有奸無奸？」

論行奸是初次並未擺伙，我焉敢壞名節胡言亂說？招畢丟卡，即提孫子良出卡，當堂開釋。

再說駱心田並無妻室，只有孀母一人，聞子遭冤，急進縣來。問至卡門，禁子放進，見於項帶鐵繩，足鐐手肘，衣服全無，立在尿缸之下，形容枯槁，叫道一聲「兒呀」，即氣倒在地。心田急忙喊叫，半晌方醒，哭曰：「只說我兒讀書上進，揚名顯親，那知遭冤坐卡，叫為娘怎想得過？」心田曰：「這是兒前世之冤，今生之過，錯出一言，致遭此禍，如今悔之已晚！」母曰：「兒可作一冤單，為娘破命去告上控！」心田曰：「孩兒心亂如麻，怎能做詞？想來上控亦不可告。」母曰：「不告上控，倘有不測，娘靠何人？」心田曰：「母親勿憂，血衣雖是兒的，但無凶刀，案不得結，慢慢設法，自有生機。且把卡和了，兒才得活。」其母和卡，告盡哀憐，總和不好，心田叫母去求局紳。這心田為人口雖尖利，尚無大過，士林都還見得。局紳見請即去，一串錢把卡和好。逢著比期提出追問凶刀，心田一口咬定丟藏忘了。此官慫良，又念斯文，只打二十戒方，所以幾次追比不甚吃虧。心想：「我是老師，講說邪言，道此冤枉，品行有玷，名節俱虧，使斯文掃地，儒門倒霉，真名教之罪人也！若不痛悔，牢底怕要坐穿。」於是默對神天誓願：端品正行，斬斷邪念，教育人材，天天悔恨。

那知人有誠心，神有感應。一日，林大老爺驗屍回來，離太平場不遠，盡是山路，窄狹難行。路旁有一古墳，官轎轉彎前行，從古墳上過，忽然踩崩。大班跌下墳穴，見把殺刀，大班撿上。官問何物，大班交官，官見刀起血鏽，想駱心田供稱刀藏石眼，此刀定是他的。回衙提心田來問，依然原供。官曰：「凶刀本縣已得，何須隱瞞？」即遞與看，心田曰：「此刀是犯生火房的。」官曰：「狗奴，供稱刀藏石眼，此刀是石眼拿出，何得又推火房？」心田曰：「火房常用之物及門盡都認得，犯生前供實是畏刑誑認，衣裳亦是失了的，此心可對天地鬼神，並無欺哄。」官曰：「衣是幾時失的？」心田想曰：「火房洗衣交我，放床頭上，次夜倪家即出命案，又過兩日犯生方知，便清問不出。」官猛省曰：「此案把你屈了，你火房叫啥名字？」心田曰：「叫何四麻。」官即命差將何拘至，罵曰：「狗奴！快把殺王三嫂之事，從直招來！」何曰：「殺人之事，要問老師才知，小人如何曉得？」官曰：「狗奴！偷衣頂名，將人殺死，還不認嗎？何曰：「大老爺冤枉，小人實不知情！」官命拿夾棍來把他夾起，何四麻一見夾棍，駭得戰戰兢兢，戰曰：「大老爺不消用刑，小人願招。」於是從頭細訴道：

大老爺不必動棍棒，聽小人從頭說端詳。

民家貧出世多混帳，今年子幫工在書房。

每出外廟門抬頭望，見一婦生得甚光揚。

週身上衣服極漂亮，我一見魂魄就飛揚。

心想要與他偕儷伉，又奈我身低貌不光。

每日裡心中生妄想，有一日尋柴在廂房。

聽老師在外把話講，喊春林說話甚有祥。

麻打伙說來如此樣，我只得心中暗思量。

那婦人老師必看上，他心裡定然想偷香。

倘若是與他同羅帳，這厚味我又怎得嘗？

還須要先把主意想，打冒詐頂名到他莊。

說老師婦人必尊仰，不費力就與他同床。

忽聽得他夫把府上，我乘夜偷衣往外廳。

拿殺刀防身把膽壯，二更候輕輕跳過牆。

毛房中現出有燈亮，走攏去忽又息了光。

出來個婦人影子晃，我只說彭氏美姣娘。

攏上前將他來攬上，那婦人此時著了忙。

要發喊撫嘴難鬆放，他伸手抓住我腎囊。

痛得我希乎把命喪，才抽刀殺他入黃梁。

駭忙了抽身回頭往，衣有血怎好進廟廊？

暗地裡送在花板上，想神仙也不知行藏。

那殺刀血染無光亮，磨去了又起鏽如霜。

怕別人看見知影響，即丟在古墳內中藏。

那知道惡人天不相，有冤鬼朝夕隨身旁。

被耗子暗地把禍釀，引孫家尋出血衣裳。

冤老師我才把心放，想可以漏網免災殃。

遇仁天轎過古墳上，偏作怪正頭踩個啗。
將凶刀拿來呈官長，因此上把我來諸詳。
將小人拘到法堂上，駭得我心內無主張。
不招供難以受刑杖，殺人事從此訴短長。
望青天施恩把我放，念我是初犯沾個光。

招畢，畫供丟卡。把駱心田開釋，謂曰：「此案皆你一言惹出冤枉，論理都該責打，念你先已受刑，姑從寬議。讀書人當要言不妄發，守顏子之四勿；行必謹慎，效季文之三思。至於淫欲，切不可犯，從此回家務要改過自新，忽負為讀書人可也。」

心田叩頭認錯，回家修身立志，謹言慎行，教書盡心，常與子弟講究孝淫兩條，極其嚴禁。次年入泮，後舉優貢。何四麻在卡受盡苦刑，丁封一到，斬首示眾。倪彭氏雖好打扮，卻喜賢淑敬夫，所以兩次遭冤都未播他，得保名節。後亦改悔，不尚打扮，敬惜字紙，亦得享福終身。孫子良洗心守分，後亦興家立業，得以善終。